

經今古文學

經 今 古 文 學

周 予 同 著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

經 今 古 文 學

周 予 同 著

*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

(北京東總布胡同57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

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

*

787×1092 1/32 • 1 5/8印張 • 26,000字

1955年11月第1版

1957年1月上海第2次印刷

印數：2,001—4,000 定價：(9) 0.20元

統一書號：2018.6 55 11, 滬型

目次

一	經今古文的詮釋·····	一
二	經今古文異同示例·····	五
三	經今古文的爭論·····	一一
四	經今古文的混淆·····	一七
五	經今文學的復興·····	二〇
六	經今古文學和其他學術的關係·····	二六
七	經今文學在學術思想史上的評價·····	三五
八	經今文學的重要書籍·····	三九
後記·····		四四

經今古文學

一 經今古文的詮釋

經今古文名稱的對立，從西漢末年時候才產生的。據經古文學家的說法，自從秦始皇聽了李斯的話，實行焚書坑儒政策以後，孔子所編纂的六經很多殘缺散佚；而當時民間卻頗有將書籍偷藏在牆壁間的。（這些話，經今文學家是不相信的，詳下。）漢興，設立五經博士官，博士們所用的經書本子是用漢時流行的隸書寫的；隸書在漢時，好像我們現在用的楷書，所以叫做「今文」，就是用現代文字書寫的意思。到了後來，那散在民間、藏在牆壁間的古書逐漸發現。這些書是用漢以前的文字——即所謂「古籀文字」寫的，所以叫做「古文」；古文就是用古代文字書寫的意思。照這樣說，經今古文不過是書籍鈔本的不同。——一種是用今文寫的，另一種是用古文寫的。——本是很普通而簡單的事。其實不然；它們的不同，不僅在於所書寫的字，而且字句有不同，篇章有不同，書籍有不同，書籍中的意義有大不同；因之，學統不同，宗派不同，對於古代制度以及人物批評各各不同；而且對於經書的中心人物，孔子，各具完全不同的觀念。在中國數千年來封建社會的學術思想上握絕大權威的經

典和孔子，而他們的見解完全相異，在史學家、經學家以及對於國故有興趣的人們看起來，這的確不是一個小問題呢！現在先將西漢今文十四博士和西漢末所發現的古文經傳表列於下，以清眉目。

經	今		文		古	
	家	備	記	家	備	
詩	魯（申培）（1） 齊（轅固）（2） 韓（韓嬰）（3） 歐陽（生）（4）	魯詩、韓詩、文帝時立博士、齊詩、景帝時立。		毛詩（毛公）	漢書儒林傳：「毛公，趙人也，治詩，爲河間獻王博士。」又藝文志：「自謂子夏所傳，而河間獻王好之。」	
書	大夏侯（勝）（5） 小夏侯（建）（6） 大戴（德）（7） 小戴（聖）（8） 慶（普）（9）	三家同出於伏勝。武帝立書歐陽氏博士，宣帝時添立大小夏侯。		古文尙書（孔安國）	漢書藝文志：「古文尙書者，出孔子壁中。武帝末，魯恭王壞孔子宅，欲以廣其宮，而得古文尙書……經凡數十篇，皆古字也……孔安國者，孔子後也，悉得其書，以考二十九篇，多得十六篇。」	
禮		三家同出於高堂生。武帝時立禮經博士，宣帝時分立爲二家。		逸禮	劉歆讓太常博士書：「魯恭王得古文於壞壁，逸禮有三十九篇。」又漢書藝文志：「禮古經者，出於魯淹中。」	
				周官	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馬融傳云：「	

春秋		易	
穀梁	公羊		
	嚴(彭祖)(13) 顏(安樂)(14)	施(讎)(9) 孟(喜)(10) 梁丘(賀)(11) 京(房)(12)	
漢書儒林傳：「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……於魯申公。」 按穀梁宣帝時始立博士。	二家同出於胡毋生、董仲舒。武帝時立春秋公羊博士，宣帝時分立爲嚴、顏二家。	四家同出於田何。武帝時立易經博士，宣帝時分立爲施、孟、梁丘三家，元帝時又立京氏。	
鄭氏(附)	左氏(左丘明)	高氏(高相(附))	費氏(費直)
漢書藝文志：「無師。」	漢書儒林傳：「漢興，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、京兆尹張敖、大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。」 說文序：「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。」	漢書儒林傳：「高相，沛人，……亡章句，專說陰陽災異。」	漢書儒林傳：「費直字長翁，東萊人也，……亡章句，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。」
漢書藝文志：「未有書。」			至孝成皇帝，遺才通人劉向子歆，校理祕書，始得序著於錄略。」

● 古文經傳的「備記」都採用劉歆、班固、許慎諸人的話；這些話，經今文學家是不相信的；詳可參考康有爲新學僞經考

中漢書藝文志辨僞、漢書儒林傳辨僞等篇。

慶氏禮本今文學，據後漢書儒林傳，未立於學官，所以不在十四博士之內；但亦有人據漢書藝文志，去易的京氏而代以慶氏的。

春秋穀梁傳，宣帝甘露間始立爲博士，不在十四博士之內。穀梁是今文，古代沒有異說，但近人有認爲是古文學，詳可參考崔適春秋復始卷一。

二 經今古文異同示例

敘述到經今古文的異同，假使稍微詳密點，可以成爲數百萬言的專著，決不是這篇短文所能容納；所以現在只好去掉煩瑣的，而將比較重要的略舉一二以示例。

現在先以六經的次序示例。

六經的次序，對於經學沒有興趣的人，總以爲是無大關係的；其實這在經今古文學家卻是一個大問題。今文家的次序是：(1) 詩，(2) 書，(3) 禮，(4) 樂，(5) 易，(6) 春秋。古文家的是：(1) 易，(2) 書，(3) 詩，(4) 禮，(5) 樂，(6) 春秋。他們除了爲行文便利偶然顛倒外，決不隨便亂寫。現在將今古文的證據列下：

一 今文

(1) 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篇：「詩、書序其志，禮、樂純其養，易、春秋明其知。」

(2) 莊子天下篇：「詩以道志，書以道事，禮以道行，樂以道和，易以道陰陽，春秋以道名分。」

(3) 莊子天運篇：「丘治詩、書、禮、樂、易、春秋。」

(4) 史記儒林傳序漢初傳經諸儒，「自是之後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，於齊則轅固生，於燕則韓太傅。言尚書，自濟南伏生。言禮，自魯高堂生。言易，自淄川田生。言春秋，於齊魯自胡毋生，於趙自董仲舒。」

(按今文家說，樂本無經，故從缺。)

(5) 荀子儒效篇：「詩言是其志也，書言是其事也，禮言是其行也，樂言是其和也，春秋言是其微也。」(按缺易。)

(6) 商君書農戰篇：「詩、書、禮、樂、春秋。」(按缺易。)

(7) 禮記經解：「其爲人也，溫柔敦厚，詩教也；疏通知遠，書教也；廣博易良，樂教也；絜靜精微，易教也；恭儉莊敬，禮教也，屬辭比事，春秋教也。」(按樂易次序偶亂。)

(8) 禮記王制：「順先王詩、書、禮、樂以造士。」

(9) 莊子徐無鬼篇：「橫說之則有詩、書、禮、樂。」

(10) 荀子儒效篇：「故詩、書、禮、樂之歸是矣。」

(11) 論語泰伯：「興於詩，立於禮，成於樂。」

(12) 論語述而：「詩、書、執禮，皆雅言也。」

二、古文

(1) 漢書藝文志六藝略序六經次第，首易，次書，次詩，次禮，次樂，次春秋。且書先尚書古文經，次今文的歐陽章句，大小夏侯章句；禮先禮古經，次今文的后氏戴氏經十七篇；春秋先春秋古經十二篇，次今文經十一卷；又先左氏傳，次今文的公羊傳、穀梁傳。

(2) 漢書儒林傳：「漢興，言易自淄川田生。言書自濟南伏生。言詩，於魯則申培公，於齊則轅固生，燕則韓太傅。言禮，則魯高堂生。言春秋，於齊則胡毋生，於趙則董仲舒。」又下文序漢儒傳經的次序，也是先易，次書，次詩，次禮，次春秋，和史記儒林傳全異。（按古文家說，樂經亡佚，故從缺。）

今古文家對於六經次序的排列，是有意義的；引申些說，說這是表示他們對於孔子觀念的不同，也可以的。所謂意義是什麼呢？就是古文家的排列次序是按六經產生時代的早晚，今文家卻是按六經內容程度的淺深。古文家以易經的八卦是伏羲畫的，所以易列在第一；書經中最早的篇章是堯典，較伏犧為晚，所以列在第二；詩經中最早的是商頌，較堯舜又晚，所以列在第三；禮、樂，他們以為是周公制作的，在商之後，所以列在第四、第五；春秋是魯史，經過孔子的修改，所以列在末了。但是我們進一步研究，古文家為什麼用時代的早晚排列呢？這就不能不說到他們對於孔子的觀念了。他們以為六經都是前代的史料——所謂六經皆史說——孔子是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」的聖人，他不過將前代史料加以整理，以傳授給後人而已。簡言之就是他們認為孔子是史學家，將孔子認為古代文化的保

存者，不是將他抑下來和司馬遷輩相等嗎？不是太蔑視他嗎？不是的，他們有他們的理由。他們以爲民族的存亡和歷史有密切的關係；中國民族所以能經歷數千年而不致滅亡，實在因爲他有詳密而不絕的史籍的緣故；而古代史籍的「繼往開來」者，當首推孔子。章炳麟《國故論衡·原經篇》：「國之有史久遠，則亡滅之難。自秦氏以訖今茲，四夷交侵，王道中絕者數矣；然搢者不敢毀棄舊章，反正又易，藉不獲濟，而憤心時時見於行事，足以待後。故令國性不墮，民自知貴於戎狄，非春秋孰綱維是……孔子不布春秋，前人往，不能語後人，後人亦無以識前，乍被侵略，則相安於輿臺之分……此可爲流涕長漣者也。然則……春秋之況蒸民，比之天地亡不幃持，豈虛譽哉！」●這段話確能將這理由發揮得很透切。

至於今文家呢？他們是反對這種說法的。他們以爲孔子決不僅僅是一位古代文化保存者；如果孔子只是這樣規模狹小的史學家，那決不成其爲「素王」的孔子了。六經大部分是孔子作的，這裏面固然有前代的史料，但這是孔子「託古改制」的手段。六經的文字是糟粕，是軀殼；他的微言大義是別有所在的。孟子稱春秋「其事則齊桓、晉文，其文則史，其義則丘竊取之矣。」我們對於六經，應該注重在義，不能過於重視事與文。如果孔子僅僅是位史學家，他應該作了一部詳密巨帙的春秋，爲什麼這樣地簡略，如後人所斥的「斷爛朝報」呢！而孟子又爲什麼將這樣「斷爛朝報」的東西比功

於禹抑洪水、周公兼夷狄呢！總結一句話：今文家認為孔子是政治家、哲學家、教育家，所以他們對於六經的排列是含有教育家排列課程的意味。他們以詩、書、禮、樂是普通教育或初級教育的課程，易、春秋是孔子的哲學，孔子的政治學和社會學的思想，所在非高材不能領悟，所以列在最後，可以說是孔子的專門教育或高級教育的課程。又詩、書是符號（文字）的教育，禮、樂是實踐（道德）的陶冶，所以詩、書列在先，禮、樂又列在其次。總之，（1）詩、書，（2）禮、樂，（3）易、春秋，它們的排列是完全依照程度的深淺而定。（禮是意志的訓練，樂是情感的陶冶；禮是由外而內的教育，樂是由內而外的教育；禮、樂在儒家的教育思想與社會思想上有很重大的意味，須另文討論。）史記孔子世家：「孔子以詩、書、禮、樂教弟子，蓋三千焉；身通六藝（六經）者，七十有二人。」這就是說：孔子的生徒肄業於普通科的有三千人，而畢業於專門科的僅只七十二人而已。

僅僅論及六經的次序一事，今古文學含義的不同已是這樣地巨大，那其餘的可想而知了。現將今古文學的同異擇最要的表列於下：

今文學	古文學
（1）崇奉孔子。	（1）崇奉周公。
（2）尊孔子是「受命」的「素王」。	（2）尊孔子為先師。

- (3) 認孔子是哲學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。
 - (4) 以孔子爲「託古改制」。
 - (5) 以六經爲孔子作。
 - (6) 以春秋公羊傳爲主。
 - (7) 爲經學派。
 - (8) 經的傳授多可考。
 - (9) 西漢都立於學官。
 - (10) 盛行於西漢。
 - (11) 斥古文經傳是劉歆僞造之作。
 - (12) 今存儀禮、公羊、穀梁(？)、小戴禮記(？)、大戴禮記(？)和韓詩外傳。
 - (13) 信緯書，以爲孔子微言大義間有所存。
-
- (3) 認孔子是史學家。
 - (4) 以孔子爲「信而好古，述而不作」。
 - (5) 以六經爲古代史料。
 - (6) 以周禮爲主。
 - (7) 爲史學派。
 - (8) 經的傳授不大可考。
 - (9) 西漢多行於民間。
 - (10) 盛行於東漢。
 - (11) 斥今文經傳是秦火殘缺之餘。
 - (12) 今存毛詩、周禮、左傳。
 - (13) 斥緯書爲誣妄。

三 經今古文的爭論

在西漢哀帝、平帝以前（公元前六年——後五年），立在學官的五經，全是今文；當時古文經傳未出，今古文的名稱也未成立，自無所謂爭論；——雖然據現存的古代史籍上記載，如班固漢書，說當時古文經在民間傳授。那大膽的、系統的提出各種古文經傳，如古文尚書、逸禮、左氏春秋等，要求建立於學官，同今文十四博士相鬥爭的，實始於劉歆。自從劉歆這樣地提出抗議以後，——指劉歆讓太常博士書——今古文的壁壘然後森嚴，今古文的旗幟然後鮮明，而今古文的爭論也就從西漢末年一直延到東漢末年，竟達二百多年之久（東漢亡於公元二一九年）。直到鄭玄徧注羣經，混亂今古文的家法，這種熱烈的爭辯才暫時停止；而這件經學上的大公案，也終於各執一辭，不得最後的決定和結果而罷。現在根據史籍上明顯的記載，終漢一代，這種爭論，舉其最重要的大約有四次：第一次是劉歆（古）和太常博士們（今）爭立毛詩、古文尚書、逸禮、左氏春秋。第二次是韓歆、陳元（古）和范升（今）爭立費氏易及左氏春秋。第三次是賈逵（古）和李育（今），第四次是鄭玄（古）和何休（今）爭論公羊傳及左氏傳的優劣。現在依次敘述於後。但在此須附帶聲明的有兩點：一、現有史籍

上關於爭論的材料，每每詳古文而略今文；這或者因為古文學大盛以後，今文學攻難的論述多被刪削的緣故。二、他們的爭論，就史籍的文字上觀察，很少說到古文學中心的重要的一部書——周官（即周禮）。據唐代賈公彥序周禮興廢，說這部書從劉歆校理祕書，才始敘錄，而當時衆儒加以排斥，後漢今文學家何休也認為是六國陰謀之書，那當時必定有一番關於這部書的爭辯，不過現在爭辯的痕迹和證據多不大可考了。這或者因為這部書的內容、文字及出處都不够取信於人，所以古文學家不敢求立於學官以削弱自己的論證，也未可知。

第一次的爭論

劉歆要求建立古文經傳於學官，究竟是什麼居心，是什麼動機，現代今古文學家的推論，絕對不同。根據古文學家的話，劉歆因為古籍殘缺，所以網羅散佚，使儒家的經傳逐漸完備，實在是孔學的功臣。章炳麟檢論訂孔上說：「孔子沒，名實足以抗者，漢之鐫歆」（鐫即劉字），那居然將孔、劉並稱了。但根據今文學家的話，劉歆偽造羣經，思纂孔統作為新莽攬綱漢室的工具，實在是孔學的罪魁。康有為稱古文經是偽經，稱古文學是新學（新莽之學），那末，今文學派的態度也非常明顯。我們現在姑且不要作動機論者的信徒，而僅就事實上加以敘述。『劉歆，成帝河平中，受詔與父向校領祕書。』●據說看見許多古文經傳，到了哀帝建平時，『歆親近，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、逸禮、

古文尙書，皆立於學官。』他在消極方面，竭力攻擊今文經傳是殘缺的東西，而殘缺的原因由於秦始皇焚書和禁挾書的緣故。在積極方面，他又竭力宣傳古文經傳的可靠；它或者可以添補現有經傳的殘缺，如古文尙書較伏生所傳的今文尙書二十八篇多得十六篇，逸禮較高堂生所傳的禮經（即儀禮）十七篇多得三十九篇；或者可以校補現有經傳的脫簡，如用古文易校施、孟、梁丘的今文易，知脫去無咎悔亡；用古文尙書校歐陽、大小夏侯的今文尙書，知酒誥脫簡一、召誥脫簡二；或者較現有經傳爲可信，如左丘明的左氏春秋，是恐怕孔子的口授的意旨因弟子異言而作，實較公羊、穀梁經孔子弟子再三傳授而後記錄的爲「信而有徵」。當時『哀帝令歐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，諸博士或不肯置對。』『歐於是數見丞相孔光，爲言左氏以求助，光卒不肯。』『歐因移書太常博士，責讓之。』博士們的意見，在史籍上不能詳細考見；但根據歐書，說博士們『以尙書、禮』爲備，謂左氏爲不傳春秋；又反覆說明古文經傳的出處和它的可靠性，說『此數家之事，皆先帝所親論，今上所考視，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，外內相應，豈苟而已哉！』可想見當時博士們一定一方面竭力自衛地說今文經傳是完備的，一方面竭力攻擊古文經傳是僞託的。劉歆這封信措辭很激烈，（書長不錄，詳可參考漢書劉歆本傳或文選卷四十三）『諸儒皆怨恨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，上疏深自罪責，乞骸骨罷。及儒者

● 禮字依康有爲說增。